

从甲骨卜辞管窥殷商田猎体育文化

赵迎山 杨飞*

新疆政法学院, 新疆 图木舒克 843900

[摘要]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时间约公元前 1600 年至约公元前 1046 年。约公元前 1300 年, 第十九位商王盘庚将都城迁至殷并固定下来, 称殷商。一个多世纪以来, 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使这个朝代的历史越发清晰真实, 我们根据前人对甲骨卜辞文字的整理和翻译, 从中析出、归纳、总结了殷商田猎体育文化的诸多内容。殷商田猎体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历史背景。在狩猎过程中主要采取“狩”“逐”“射”“陷”等灵活多变的形式, 狩猎的生产价值随着殷商不同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而逐渐减弱, 但狩猎的政治、军事、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需求却在不断增加,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也是殷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 甲骨卜辞; 殷商; 田猎; 体育文化

DOI: 10.33142/jscs.v4i1.11451

中图分类号: K221

文献标识码: A

Observation on the Field Hunting Sports Culture of Yin Shang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HAO Yingshan, YANG Fei*

Xinjia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umushuke, Xinjiang, 843900, China

Abstract: The Shang Dynasty was the second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dating back to approximately 1600 BC to 1046 BC. In approximately 1300 BC, the 19th Shang King Pangeng moved his capital to Yin and established it, known as the Yin Shang. For over a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oracle bones carved with inscription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Yin ruins, making the history of this dynasty clearer and more authentic. Based on the sorting and transl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y predecessors, we have extracted, summarized, and summarized many contents of the field hunting sports culture of the Yin Sha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nting sports culture in the Yin Shang Dynasty ha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erms of production methods, productivity levels,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wildlife resources. During the hunting process, flexible and varied forms such as "hunting", "chasing", "shooting", and "sinking" were mainly adopted.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hunting gradually weak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different social periods of the Yin Shang dynasties. However, the social value and demand for hunting in terms of politics, military,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aspect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hunting sports culture in the fields of the Yin Shang dynasties was also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Yin Shang dynasties.

Key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Yin Shang; field hunting; sports culture

十九世纪末, 河南安阳地区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 经考古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专家鉴定, 甲骨上的文字为殷商时期王室占卜的记录, 即卜辞。1899 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卜辞的甲骨, 这些卜辞记载的内容涉及祭祀、征伐、天象、田猎及方国地理等诸多方面, 成为了解殷商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田猎在殷商时期是一项重要体育活动, 具有军事和娱乐等多重价值功能。卜辞记载的田猎主要是以商王为首的田猎, 每次田猎之前都有专门的贞人进行占卜并将占卜时间、贞人姓名、所占事件和应验结果刻在甲骨之上, 类似于后世的帝王起居录, 因此也留下了大量刻有田猎信息甲骨卜辞。根据陈炜湛在《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一书中所做的统计: “甲骨文迄今出土 10 万余片, 其中田猎刻辞约 4500 片, 相当于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可见田猎在商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

1.1 殷商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

《尚书·夏书》记载: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汤始居亳。”契是传说中商人的始祖, 汤是商的开国君主。《史记》记载, 契传至汤共十四王, 期间共迁都八次。《尚书·商书》记载: “盘庚五迁, 将治亳殷。”盘庚是第十九位商王, 在位期间迁都五次之多。从史料记载看, 商代早期经常迁徙, 直到盘庚迁殷。由于当时人口较少, 资源相对丰富, 虽然采集、狩猎等原始生产方式完全可以维持生计, 但是迁徙至新地区后为原地区自然生态恢复提供了机会。此外, 畜牧也是商代主要的生产方式, 《周易·旅卦》记载: “鸟焚其巢, 旅人先笑后号咷, 丧牛于易。”经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 “丧牛于易”的主人公是商代的先王“王亥”。王亥在有易氏的领地放牧牛群和有易氏发生冲突, 被有易氏国君绵臣杀害并丧失牛群的故事。可见商朝建立

之前商人便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通过商代考古资料分析认为“木、石、骨、蚌”等材料做成的农业生产工具可能在商人的农业生产中仍处于主导地位。^[1]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并不是以农具和生产工具为主，绝大多数为战争过程中使用的兵器和祭祀中使用的礼器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发现，商代是一个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方式向农牧业生产方式过渡的社会阶段，随着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至盘庚迁殷后开始完全定居下来，商代仍处于铜石并用的社会阶段。

1.2 殷商时期的自然地理与野生动物状况

殷商时期的王都安阳位于北纬 36 度、东经 114 度的华北平原西陲。这一地区东、南、北三面是辽阔的华北平原，西面是绵延的太行山脉，黄河在南面流过，土地肥沃，宜农宜牧。根据气候学家的研究，当时的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由于当时人口数量较少，生态环境仍保持原始的状态，动物的种类和保有量都远远超过今天，为田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根据《商文明》一书中对商代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数量，笔者制作了表 1。

表 1 安阳商代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群

数量	种类
1000 只以上	圣水牛、肿面猪、四不像鹿
100 只以上	狗、猪、獐、梅花鹿、商羊、牛
10 只以上	貉、熊、獾、虎、黑、竹鼠、兔、马
少于 10 只	狐、乌苏里熊、豹、猫、鲸、田鼠、獭、犀牛、山羊

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安阳一地商代遗址便出土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哺乳动物骨骼，其中除了马、牛、羊、狗等动物为驯养之外，其他均为野生动物，可见当时野生动物种群之庞大，田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野生动物的种类繁多，一些动物种类在黄河流域已经灭绝，一些动物种类今天只有在长江以南才能见到，这也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的间接证据；第三，虽然有一部分动物为驯化饲养，但田猎仍然是商人获得肉食皮毛的重要来源，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2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的主要形式

2.1 狩

《甲骨文字典》：“狩：从犬从彳（干），彳为狩猎工具。犬善逐兽，故干犬会狩猎之意。田猎为𠄎，田猎所获亦为𠄎，后世遂分为狩兽二字。”^[2]甲骨文字典“𠄎”是狩的甲骨文形式，左面是狩猎工具彳，右面是一只猎犬，合起来便是狩猎的“狩”字。我们用现代汉语的语法来分析，田猎的“𠄎”应为动词性质，主要为狩猎的行为、动作，对应为今天的“狩”；而田猎所获的“𠄎”应为名词性质，即禽兽之“兽”。此二字在商代是同一字，后面逐渐衍化为“狩”和“兽”，二字同源，古文字专家罗振宇、姚孝遂等也认为甲骨文中“狩”和“兽”为同一字。

从“𠄎”的字形发现，最初的狩猎形式为人类手持狩猎工具，猎犬追逐配合，最终完成狩猎。左边用“彳”型的狩猎工具，并不是用矛或箭，这可能为了捕获活的动物进行驯化饲养有关，“彳”可以控制住猎物，而用矛或箭便直接置猎物于死地。将野生动物驯化饲养之后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肉食皮毛，这也充分体现了商人的智慧。

“戊午卜，𠄎，贞我狩𠄎卑（擒）。之日狩，允卑。[隻]虎一，鹿四十，𠄎（狐）[二]百六十四，𠄎（麋）百五十九。”

“（1）勿狩。（2）狩。（3）勿狩。（4）狩。（5）[勿狩]”

以上是《甲骨文合集释文》中武丁时期一千多条涉及狩猎卜辞中的两条，“戊午”是占卜当日的干支；接下来是所占之事，即狩猎；再下来是狩猎的结果。这是比较完整的狩猎卜辞，也有简略的卜辞，只说适不适合狩猎，如“狩”“勿狩”。从狩猎的成果看，猎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十分可观，一次所获的猎物从几十只到几百只不等，大到虎兕，小到狐兔，应有尽有，所以此处的“狩”应当是对狩猎总的称谓。

2.2 逐

《甲骨文字典》：“逐：甲骨文从趾於兽后以会追逐之意，所从之兽为豕、为兔、为鹿等。释义：逐兽也。”从字形上看，“辵”加一个豕为“逐”，可见当时逐的主要猎物为“豕”，或者说逐“豕”的次数和频率要高于逐其他猎物，卜辞也验证了这一点。对照安阳地区出土的动物骨骼，肿面猪的数量超过了 1000 只，可见豕是商人主要的猎物之一，“辵”上面“豕”的原型应该便是肿面猪。

“乙丑卜，𠄎，贞往逐豕隻……，往逐豕允隻……”

“己未卜，𠄎，贞逐豕隻。”

“……逐鹿隻”

除了逐豕、逐鹿以外，还有大量的逐麋（类似鹿的动物）、逐麋（四不像鹿）、逐兕（犀牛）、逐燕等卜辞。^[3]在狩猎过程中，野兽见到猎人会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猎人在猎犬的配合下追逐野兽，使野兽的体力下降，然后再采取射、擒等手段将野兽猎获，一些小型动物追逐到最后会丧失体力束手就擒。逐是狩猎过程的一部分，逐到最后还要采取其他手段猎获。此外“逐”还分为“步逐”和“车逐”。从殷墟车马坑出土的马车来看，马车在殷商时期已有使用，并广泛地应用于征战和狩猎之中。武丁时期的卜辞便有一条在逐兕过程中发生车祸的记录。

2.3 射

“罗振玉曰：《说文解字》𠄎从矢从身。篆文作射，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卜辞中诸字皆为张弓注矢形，或左向，或右向。”弓箭是人类的重要发明，贾兰坡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弓箭》一文中对弓箭的起源做出了梳理，认为在 3 万年前就已经有了弓箭。中国最早的箭头实物在

山西的一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里被发现,箭头的材质为石质,用原始的打制手段制成。殷墟的最早年代在公元前1300多年,已经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弓箭的制作和使用显然已经较石器时代成熟得多。例如“弣”字便是弓强劲有力的意思,可见当时的弓箭是十分精良的。

“丙戌卜,史,贞令口射豕。”^[4]

“乎射鹿隻”

“贞其射麋。隻。”

“贞其佳王隻射兕。一月。”

“弣射又麋”

从“射”的使用上看显然比“逐”更加丰富,射的猎物有豕、鹿、麋、兕、狐等,射也是获得猎物最直接、最有效有方法之一。射可以弥补人类在追逐猎物中的速度劣势,远距离射击猎物可以减少猎物对人的反扑和伤害,保护猎人的安全,尤其是狩猎大型猎物时,射显然是最好的方式。射也是冷兵器时代狩猎的最主要手段,《史记·匈奴列传》就记载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者射狐兔,用为食。”射猎在农耕区以外更具经济价值。直到近代热兵器使用普及后,弓箭射猎才逐渐退出主流狩猎方式。

2.4 陷

陷阱是最古老的狩猎方式之一,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必经之路上设置陷阱,然后守株待兔,等到猎物失足陷落后再予以擒获,既节省了体力,又减少了搏兽时的危险。当然也可以设置好陷阱,然后将猎物驱逐向陷阱的方向,待猎物落入陷阱后再予以擒获。

“壬申卜,殷,贞圃麋。丙子陷,允二百出九。”

“戊申卜,口,贞今日……陷麋……”

“贞于[翌]己巳陷麋。”

第一条卜辞记录了申时设置了陷阱并进行占卜,等到深夜子时猎物落入陷阱,申时到子时间隔三个时辰,即六小时。虽然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擒获猎物后一定是满心喜悦。第三条卜辞记录了当日设置好陷阱,第二天巳时发现猎物已经在陷阱里了。由于很多猎物都是夜行动物,白天设置好陷阱,夜里便有收获。^[5]卜辞记录的陷阱多擒获麋、鹿、兔等动物。

3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的时代意义

3.1 与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喾的妃子简狄,吞吃了玄鸟所生的蛋,怀孕生下了契,契便是商的始祖。《史记·周本纪》记载:帝喾的另一个妃子姜原外出遇见了巨人,生下了周人的始祖后稷。契和后稷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显然都遗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从契至汤传十四世,迁徙八次,平均不到两代人就要迁徙一次,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证和文献的记载,商人在王亥时便已经驯养了牛,

并随着牲畜移徙,可见当时并没有定居农业,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但由于畜牧业的兴起,肉食皮毛的获得已经不需要完全依赖于狩猎。^[6]《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7]汤至盘庚期间,王都迁徙仍然十分频繁,盘庚迁殷之后,王都才最终确定下来,并直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是盘庚迁殷之后历代商王的占卜记录,董作宾将其分为五期。

第一期武丁(盘庚的侄子)时期的田猎卜辞数量巨大,该时期多称“狩”,少称“田”。狩猎次数多,规模大。在狩猎过程中逐、射、陷、网、焚均有使用,对猎获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清晰记录,最多一次猎获的鹿多达393只,可见武丁时期对狩猎十分重视。^[8]从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以后,田猎卜辞有很大的变化,占卜的重点在于贞问王出猎有无“灾”,天气是否适宜,是否有“风”“雨”,田于何处,而对猎获的种类、数量和结果记录越来越少。造成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定居农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田猎对于生产的贡献率越来越无足轻重。同时王的地位越来越高,王权更趋集中。从第二期开始称“田”的卜辞数量越来越多,这显然也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随着商王的定都,周边臣属的方国和部落也逐渐固定下来。农业的发展,田地的增加,田或者说领地的所属也逐渐确定下来,商王“田”于何处,也有清晰的指向。^[9]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狩猎的生产价值在逐渐削弱,但猎物的肉可以食用,皮可以作为衣物和铠甲,骨可以作为卜骨和工艺品,狩猎始终都是生产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3.2 政治、军事的需要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对武丁时期的方国进行了考证,整个华北平原到江汉地区,见于卜辞的方国近三十个,太行山以西的晋南地区还有十几个。这些所谓的方国其实是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合体,有些臣属于商,有些和商是敌对关系,其中的鬼方、羌方等方国和商的战争时常见于卜辞。《周易·既济卦》:“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见商人对鬼方的征伐十分艰难,鬼方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忽视。此外其他方国也时有叛服,要想保证商王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显然,战争不可能每天都发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保证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田猎就是最接近实战的军事训练,围猎野兽和围猎敌人的方法和手段都是一致的。根据卜辞记载,商王经常到一些臣属方国的领地上进行狩猎,这表面上是狩猎,实际上是对属国政治上的宣誓和军事上的威慑。早期田猎卜辞很多“贞王其田亡灾”的记载,“亡”表示无,“灾”表示水火之灾。而后来同时使用的还有“贞王其田亡戕”,“罗振玉曰《说文解字》“戕”伤也,从戈,才声。”^[10]这显然是说商王在方国的领地上田猎是有可能引发战争冲

突的, 从而造成兵戈之“戔”。此外猎获的野兽皮也可以用于军事, 其中兕和犀的皮可以制成铠甲。《周礼》记载: “函人为甲, 犀甲七属, 兕甲六属, 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 兕甲寿二百年, 合甲寿三百年。”兕和犀的皮又厚又坚韧, 制成的铠甲在当时非常珍贵, 从卜辞的记录上看, 每次田猎所获兕的数量都是个位数, 毕竟兕像犀牛一样体型巨大, 不是很好猎获的。

3.3 娱乐价值的追求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作为贵族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 是贵族阶层的常见娱乐活动。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一书中认为商王田猎完全是出于娱乐性质。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提到: “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 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 并无关乎生产。”二位先生认为商王的田猎具有娱乐性是正确的, 但完全是出于娱乐目的显然是掩盖了田猎的深层内涵, 也就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有益匡补, 同时也是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生产力逐渐发达的商代,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已经可以满足生存需要, 田猎所获也变得无足轻重, 田猎的娱乐性质也在逐渐浓郁,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身体层面来说, 狩猎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耐力, 而且需要掌握一定的狩猎技巧。参与狩猎活动可以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并且可以通过亲身实践掌握狩猎技能, 提高自己的狩猎能力。狩猎活动通常是在野外进行的, 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这些技能不仅在狩猎活动中有用, 在生活中也非常实用。社会层面来说, 殷商时期的天子和贵族们经常会组织狩猎活动, 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文化层面来说, 狩猎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让人们可以在自然环境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感受生命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同

时, 殷商田猎体育文化也为后来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 新疆政法学院校长基金课题, 新疆屯戍军事体育史研究(XZSK2021075)。

[参考文献]

- [1] 张光直著. 商文明[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2] 徐中舒主编. 甲骨文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4.
- [3] 陈梦家著.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4] 胡厚宣主编. 甲骨文合集释文[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5] 李孝定编述. 甲骨文字集释[M]. 广州: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 [6] 姚孝遂. 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8] 贾兰坡.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弓箭?[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4): 1-4.
- [9] 陈炜湛著. 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 [10] [汉]宋衷注, [清]秦嘉谟等辑. 世本八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作者简介: 赵迎山(1979—), 男, 汉族, 辽宁锦州人, 硕士, 教授, 新疆政法学院科研处, 主要从事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学研究; *通讯作者: 杨飞(1981—), 男, 汉族, 河南南阳人, 讲师, 新疆政法学院基础教学部, 研究方向: 警察体育教学及民族传统体育学。